

## 不能忘却的人间灾难

唐山大地震

作者：钱钢

## 目录

### 21 世纪新版序

凝神于北纬 40 度线的思考——1986 年版代序 徐  
怀中

我和我的唐山——引言

第一章 蒙难日“7 28”

3 时 42 分 53.8 秒

大自然警告过

目击者言

濒死的拂晓

第二章 唐山——广岛

红色救护车

陡河！陡河！

开滦！开滦！

目标——唐山

剧痛中的城

天上地下

抢夺生命

### 第三章 渴生者

三天：一对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

八天：“小女孩”王子兰

十三天：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

十五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

### 第四章 在另一世界

宾馆

看守所

精神病院

盲人居住区

40 次列车

### 第五章 非常的八月

罪恶能的释放

推开瘟疫

“方舟”轶事

政治的一九七六

第六章 孤儿们

3000：不幸的幸存者

我和我的小拖拉机手

张家五姐弟

第七章 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饿死他们！”“疼死他们！” “枪毙他们！”

“七·二八”在国家地震局

备忘录（一）

备忘录（二）

历史记着他们

我的结束语

附录：

纪念我的蒋叔叔

1996 年修订版序

1996，我的唐山——1996 年修订版后记

《20 世纪中国重灾百录》序

从唐山大地震到 “非典” 疫潮——2003 年 9 月 21

日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的演讲

20 世纪著名大地震简介

20 世纪中国的十个大地震

20 世纪国外的十个大地震

## 21 世纪新版序

本书所记录的历史事实，时而被人淡忘，时而又被突然提起。被淡忘的日子，它本应被记忆；而被突然提起，却每每在不忍回首之时。

我们就是这样走出 20 世纪，走入 21 世纪。20 世纪是人类欲望和人类力量急剧膨胀的世纪；然而在世纪之交，忽然巨灾迭至。面对 21 世纪，恐惧和无望在蔓延。

仅仅数百年，人类像幼草突然拔地参天。我们曾经放大了自己的历史——地球生命史的最后数秒钟，而傲慢地忽略了地球数十亿岁的存在。可是刹那间，我们又把自己当作狂风里的一粒微尘，悲叹人的脆弱，命运无常。

尽管人类有了把自己灭绝数次的可怕力量，但人类永远不可能扭转乾坤。地球还是那个地球，它在呼吸，在行走。时而一声叹息，火山爆发，海啸降临。地球向人类裸露出许许多多的秘密，但秘而不宣，甚或成为死谜的则更多。

反躬自问，人类本身何尝不是如此？人类看似已经

成为自己的主人，掌握（许多时候是操纵、摆布、践踏）自身的命运，但人类同样远远未能看清“我是谁”，同样无法真正左右自己。不明原因的疫症，有时骤然爆发；人类的精神，更不止一次发生强烈“地震”。

我们不是地球的主宰，也不是地球的奴婢。我们是天地所出，是地球的一部分，宇宙的一部分；包括我们的血肉，也包括我们的灵魂。一个完整的生命，有着不可侵扰的脉动，有着无可阻遏的气血流通。但侵扰和阻遏却每日都在发生。这也是生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地球和人类都在沧海桑田的变动中演进。

走过历经巨变也历经劫难的数百年，21 世纪，人类的心灵将发生深刻的演变。高歌“让世界充满爱”或者“我们共有一个家”，并不困难。只有直面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存冲突和数百年冲突留下的深长断裂，“爱”，才可能真实而有分量。

我们必须面对，面对人世间、地球上和宇宙中的一切：你愿意看到的和不愿看到的；你能够承受的和无法承受的。这实际上是“四目对视”：我们在面对自己。

我没有看清前面的一切。对无数的悖论，我没有答案。但我相信，答案埋藏在 20 世纪最惨烈灾害的废墟里面，埋藏在我曾经目睹曾经记录的历史里面。

2005 年 1 月 9 日 • 香港大学



## 凝神于北纬 40 度线的思考 ——1986 年版代序

徐怀中

至今，只要一提到唐山，我立即就会想起十年前那个凄冷的“7□28”清晨，来自唐山的地震波所引起的躁动和骚乱；而那个属于唐山也属于人类的“7□28”劫难日——它是怎样到来的，又是怎样逝去的？它究竟给我们这个星球留下了些什么？却始终是个“谜”。

作者钱钢要解开这个“谜”的创作冲动，我不知缘自何时，只记得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期间，把第一学年的寒假、暑假，以及国庆节、新年和春节等几个假日，几乎全用在了对《唐山大地震》的采访和写作上。当时我对他说，春节还是要和家人一起过的。他说：“不，我要去唐山过节。”

在唐山地震十周年前夕，我看了他刚刚完成的手稿。迫不及待地一页页翻过去，我看到了那座在顷刻之间被

毁灭了的城市，看到了那无数从废墟上挣扎起来而忘记自己衣不遮体的男女，也看到了掩埋在新的城市下面的二十万长眠者。在这里，大自然的景观和人的心灵世界的景观迭加映照，宏观的泼墨和微观的工笔交融一体，畸形年代的畸形思维和严肃科学的严肃命题对立而统一，逼真地画出了一幅属于唐山也属于人类的“7□28”劫难日“全息摄影”图。

有关唐山地震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实文学作品，当年曾有一些，但由于种种原因，给予读者的多是那种“缩小了的灾难、放大了的人”的模式化文字。尊重人与事的本体的大型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可说是第一部，在距“7□28”劫难日近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

尊重人与事的本体，应该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素质。作者在《唐山大地震》中，对猝然袭来的自然灾害，不缩小，不讳言，而极写其肆虐、其暴戾、其戕害；对劫难中的人的力量，不放大，不夸张，而以科学的严肃态度去展示人的抗争力和坚韧性。两者相互映衬，巨大

的反差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濒死的拂晓”是极写灾难的华彩片段，内中有不少隽永的文字……而在那灾难的底色上，跃动着的是人——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人！

“渴生者”们如此，“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盲人、犯人、精神病人，以及蓝眼睛、褐眼睛的国际友人如此，那幸存的三千孤儿和十多万救灾部队亦如此。的确，当我看到那一位“极美的石化了的姑娘”默默无语地“睡”去时，当我听到盲人的三弦在无边的废墟上重新拨响时，当我随着“最后的五位男子汉”爬出矿井复见久违十五天的太阳时，我内心感受到了一股强力的冲击。我不否认，报告文学是一种主观色彩较强的文学样式，但若将过多的主观意识穿插其间，往往容易有悖于人与事的本体。在《唐山大地震》中，作家尽可能地避免了正面议论，而将主观意识溶化到对素材的筛选过程中，渗透于“冷静”的叙述文字里，更多地采用了白描这一传统手法，也采用了一些“口述实录体”形式，看上去平常，却标志了作者在艺术上的圆熟。

近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被评论家们誉为“全景”、

“全方位”的大型作品日趋见多，其中确实不乏成功之作。《唐山大地震》借鉴了一些“全景”、“全方位”的结构方法，选取不少颇为精彩的“点”，搭置了一个适当的框架。当然，框架并不等于容量，生活中不是常能见到长了一副大骨架而精瘦单薄的人吗？要写出气势，写出魂魄，写出应有的内涵，还必须对题材本身作高层次的思考和理解。《唐山大地震》没有直扑“抗震救灾”这一既便当又讨“巧”的角度，而是从人与自然的宏观角度去俯视。写自然，则极写自然之博大广袤、神秘莫测，可知的不可知的，矛盾的而又统一的，凡属那片废墟上的自然景观悉数录于笔下；写人情世态，除了上文提及的人的素质之外，笔触所至，也开掘出了某些正常人的反常——如“抢劫风潮”中的恶，反常人的正常——如犯人请求抢险时的善，至于在“‘方舟’轶事”一节中展现的那个“大家庭”的组合与解体，“政治的一九七六”所透出的反常思维和心态，更足以让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去解释一阵子了；写人和自然的抗争与和谐，也时见高度的笔触辐射力，那发生在“饮恨者群像”中的科学

争论自不待说，那有关“7□28”这个“用黑色笔填写的日子”的史料、外电报道，又向我们传递了多少有价值的信息？而作者凝神于那条诡秘的北纬 40 度线的思考，围绕人和自然这个大主题所作的一番畅想，又为我们提出了多少新颖而有价值的问号啊！宏观的俯视，会产生大量的思想和艺术功效，《唐山大地震》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我记得钱钢说过，这个“结束语”最初的标题是“地问”，不知为什么舍弃了；我倒以为“地问”更见气势，即使以前有古人名篇《天问》，今人作一则“地问”又有何妨？

报告文学创作难免要依赖于采访，只是采访所得素材的有限和拮据，又常常使一些严肃的作家陷入苦恼。作者说他过去在接触某些题材时也曾有这种苦恼，但对于《唐山大地震》的创作，他却始终充满自信。原来，他在当年的唐山抗震救灾中有近三个月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没有这“近三个月”，也许他就不可能为我们勾画出唐山火车站前那些“脖子上挂着缝纫机头”、“腕上戴着两块手表”的孤儿，就不可能让我们听到那两只从动物

园逃出的、在凤凰山上“石雕一般”的狼发出的“酷似人声的凄厉嗥叫”，就不可能有那些带着泪珠的、腾着雾气的、沾着血痕的真切而透明、鲜亮而生动的一个个细节，更不可能发出“我和我的唐山”那样深情的呼喊！极而言之，如果不是那位“未谙世事的青年”身上揣着厚厚一叠寻人纸条，执拗地跟随上海防疫队奔赴唐山，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

钱钢是把《唐山大地震》作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毕业作品来写的。这当然不只是一份考卷，而是作者为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心理学家……为我们整个地球上的人们留下的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一部关于蒙受了不可抵御的灾难的人的真实记录，也留下了他的许多思考和疑问。作者在“我的结束语”中写道：“我在为明天留取一个参照物，以证明人类毕竟是伟大的。”

是的，人类毕竟是伟大的。

## 我和我的唐山

### ——引言

无疑，唐山是属于我的。

如果说，十年前那个脚蹬翻毛皮鞋、肩背手压式喷雾器、身穿防疫队的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上的二十三岁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生活已经把一片可歌可泣的土地交给了他，那么，今天当我再次奔赴唐山，并又一次挥别它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和我的唐山已经无法分开了。

不久前，我和朋友们在新华书店看见了一本《世界历史上的今天》。出于什么呢？我立刻把它取下书架，几乎是下意识地，随手翻到了那一页。

是的，那是一个注定要用黑色笔填写的日子——

7月28日

.....

1794 年 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和圣□朱斯特被处死

1914 年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此开始

1937 年 日本占领中国北平

1973 年 法国在穆鲁罗瓦珊瑚礁进行第二次原子弹爆炸

1976 年 中国唐山市发生大地震

我又看到了我的唐山。我的灾难深重的唐山。我的伤痕累累的唐山。我的在大毁灭中九死一生的唐山。唐山大地震，它理所当然地要和世界历史、人类发展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同被人类所铭记。

唐山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忌日。这些年，每当 7 月 28 日凌晨到来的时候，唐山街头就有一些人影在晃动。悄寂无声中，亮起的是一小簇一小簇暗红的火苗。火光里映出的是一双双怆然的眼睛——老年人的，中年人的；也映出了他们手中一张张点燃着的纸钱：



我儿×××收

爱女×××收

父母大人收

.....

晨曦中，淡黄色的纸钱化作的烟，由絮絮缕缕渐渐融合成一片，如白色的雾，浮动在新建的高层建筑之间。纸灰在雾中飘浮着，它们是孩子眼中一只只神奇的黑色蝴蝶，飞得很高，又缓缓飘落，落在路旁草丛中，落在伫立街头的老太太的银色鬓角上。她们没有拍去它，她们的眼睛在痴痴地望着大地，不，是在望着地底下的那个世界；老人的嘴唇颤动着，在喃喃地诉说什么。

我曾不止一次走过那些飘飞过纸灰的街心。我理解，在唐山，“7□28”地震的死难者们是没有坟场的；那些高楼下的十字路口，那些窄小的老巷，那些在地震后重新堆起的小山，甚至刚刚圈定的厂房新址，都是他们无碑的墓地。十年前，他们就是在这些地方，被房梁砸倒、被楼板压碎、被瓦砾和落土活活室息的。十年后，废墟